



灼艾別集上

綠雪亭雜言



高孝基一見房杜竒之而托以子孫愚謂子孫
賢不肖成立覆墜天也豈他人所能陶鑄哉况
房杜他日亦不能保子孫不蕩敗門戶又安能
庇他人子孫哉愚謂孝基於是乎不智夫大臣
以人事君者也當國之樞得賢焉曾不社稷是
念顧煦、焉私之子孫愚謂孝基於是乎不
林艾軒曰予五十之年只合僻處袖手自稱老
夫如何更對人稱得門生從來懶見人懶作書

合此二懶便應出人前不得愚考艾軒平生不
求人知不求苟合真是脚根立得定所謂懶者
盖恥為奔競云耳豈真懶於人事者哉

楊大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時二公睹
然老矣大年每論年則侮之曰二老翁以為何
如翰不能堪正色謂之曰君莫欺侮我老老亦
終留與君昂曰莫留與他免得後人又欺侮他
厥後大年不及五旬而終求為老翁亦不可得
此事可以為少年英俊侮老慢賢之戒
武功諸生康栗靈寶諸生楊宋皆矯矯少年才

華競秀予提學時甚器重之栗也之妻宋也之
姊宋也之妻栗也之妹也其後二生相繼不祿
無血胤焉二婦皆飲毒死之嗚呼二婦之死
可謂烈哉九原有知二生可以瞑目矣或曰使
二婦有子亦可死乎予曰古者夫死稱未亡人
若有遺孤嗣續繫焉則母道為重而妻道為輕
何必死是故公甫文伯之母孟子之母陶侃之
母皆賢也皆不死時乎不然楚昭王夫人不見
符而死於水宋伯姬不見姆而死於火永新譚
氏抱子罵賊而死於學宮其於有子無子奚暇

計哉或曰近時有女子未嫁而夫死亦以死殉
之何如予曰哀哉女也可以死可以無死夫既
許之納采問名矣夫死而無或貳者義也故曰
可以死雖然言乎妻道未親迎也言乎婦道未
廟見也言乎子道無醮命而以死殉未嫁之夫
不傷父母之心乎故曰可以無死時乎不然曹
娥饒娥死於孝浣沙女死於義奉天竇氏二女
死於不辱其於嫁與未嫁又奚暇計哉大抵女
婦之致命遂志皆本乎天性之烈不可律之以
恒禮

莊定山賦魯鄆婦詩曰二十夫君棄妾身諸郎
痴小舅姑貧自傷薄命同衰葉不掃蛾眉嫁別
人化石未成猶有淚舞鸞雖在不驚塵鎖牕獨
對東風樹歲之花開他自春羅一峯謂此詩苦
心苦語可泣鬼神

或問浦江鄭氏家範如何愚曰卓哉雍睦之義
巋然薄俗之靈光也胡可及哉或曰斯義也古
有之乎愚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仰事父母俯
育妻子不過數口而已未聞合族而食也諸侯
大夫之家立宗子以統族人使之聯屬昭穆不

至渙散而已亦未聞合族而食也或曰先王胡
為不以此義訓天下愚曰先王蓋慮其勢或有
難行也情或有不順也是故以勢言之世遠則
祖宗祧廟情乖則兄弟閭墻夫妻且有脫輻之
隙婦姑不免反唇之譏矧族之人親盡服盡而
情盡猶塗人也苟欲之聚於一門之內而饗殮
之能保無矛盾冰炭者乎將一一繩之以家訓
則法非官府人有悖心以情言之夫既合族而
食矣則凡飲食諸需悉制於長族者孝子之養
親也欲每食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可專遂
乎慈母之愛孩提也欲以梨栗而止啼可專遂
乎卑幼之厚親友也欲以杯酒而合歡可專遂
乎將人各遂其願則家政差池莫之統紀夫
勢有難行情有不順是以先生不敢強之也即
有能然者則褒善嘉之寵錫之表厥宅里以樹
風聲夫豈鄙夷其義而莫之訓耶或曰然則古
礼有合族以食之禮如何愚曰非此之謂也古
者世祿之家合族而食者以服世降一等齊衰
一年四會食大功一年三會食小功一年再會
食總麻一年一會食服盡則不及焉非槩族而

會食也

近時華亭有寡婦棄其孤兒再嫁富室又生一子及其死也前夫之子爭葬之質之縣尹縣尹判其詞曰生前再醮已無戀子之心死後歸墳難見前夫之面斷今後夫之子葬之

或問詩稱刑于寡妻至于兄弟然闕里三世相繼出妻周公攝政同氣流言豈寡妻兄弟亦有不可刑邪易言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然重華諸子鈞為不肖漢賊諸子皆富才華豈積善積惡其報亦或爽邪愚曰詩易所稱者理之常也

子之所疑者遠然之變也聖人之立訓也道其常不道其變

長沙有朝士某者還鄉意氣滿盈賓至鼓吹喧闐里中有執友來謁之朝士曰翁素好誦詩近日誦得何詩執友曰近誦得孫鳳洲贈歐陽圭齋一詩甚有味乃朗然誦之曰圭齋還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簫鼓鬧如雷朝士聞詩嘿然明日賓至門庭寂然蜀中有梁叅議周御史先在告里居皆為讐家賊殺之越數年金堂有小吏往時嘗遨遊二公

間一日過銅梁月夜獨行至小溪上秋木蕭
 然見二公在焉小吏驚怖莫知所措二公慰
 安之遂相^與佇立已而梁顧小吏曰過家煩語吾
 兒不可為惡吾在冥司徒有悔心而已周獨悵
 然無語小吏曰何以見教周曰過吾鄉煩語鄰
 人張七公先人墓在南原麥飯無主歲時幸為
 我呵護樵牧則冥感無極矣俄有黑風蓬_々而
 來二鬼忽不見予聞方伯羅循矩說如此
 江東有太守某者文雅風流頗著時名在郡二
 年遣吏携數百金入京賂劉瑾求速遷苞苴既
 入矣越數日劉瑾事敗伏誅太守亦以鑽刺落
 職初太守遣賂入京也尋慮事不諧悔之乃禱
 紫姑仙以決疑仙姑降筆曰幾樹甘棠種未成
 使君何事苦經營雷霆怒擊冰山碎只恐錢神
 也不靈噫人之作偽行險而鬼神之不可欺也
 如此哉

江州朱原虛為學究有詩名二弟在髫年而父
 母死焉原虛匿父所遺綾錦十餘篋又迨二弟
 居外流離不振一日鄰人降紫姑仙原虛適在
 坐乃請曰聞仙姑能詩幸見教仙姑降筆曰何

處西風夜捲霜雁行中斷各悲涼吳綾越錦成
私篋不及姜家布被香原虛得詩皇恐乃召二
弟還家與之完娶教之業儒後二弟俱登科典
州郡事原虛如事父焉

劉瑾擅權之日簞頰關紐禍福縉紳南科彈文
有曰借春色以繁桃李奔走庸人假威力以運
風雷銷磨正氣然考其汲引者多匪人而君子
亦有與焉者矣羅織者多君子而匪人亦有與
焉者矣及瑾事敗蒙其汲引者槩斥之被其羅
織者槩起之嗚呼君子小人幸不幸類如此

昔人有詩云倖門如鼠穴也須留一箇若還都
塞了好處還穿破觀董卓燃脐而餘黨不宥則
王允之元不保耳露啟釁而無辜濫殺則鳳翔
之禍難逃

昔人有言莫使蒲帆風須留轉身地觀曹操空
國而伐吳符堅空國而伐晉皆是使盡滿帆風
故一敗即當稅駕無可

予在湖南一日山行午飯農家見其壁上有詩
四絕意甚警策第不知作者為誰或曰晦翁詩
也其一曰鵲噪未為吉鴉鳴豈是凶人間凶與

吉不在為音中其二曰耕牛無宿食倉鼠有餘糧萬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其三曰翠死因毛貴龜亡為殼靈不如無用物安樂過平生其四曰雀啄復四顧燕寢無二心量大福亦大機深禍亦深

蘭州彭幸庵尚書平生銳志功名蜀賊藍鄙作亂公總制諸軍討平之晚年落職居林下嘗夜卧夢中瀛語曰殺得好殺得好既覺夫人問曰適來作何夢公曰適夢在西川督諸軍殺賊乘勢如破竹乃大叫曰殺得好殺得好夫人蹙然

曰公往年殺賊無辜之民多有枉死鋒鏑者公無血胤或者天譴之也胡為夢寐尚不忘戰耶公亦蹙然與夫人相對泣下

新昌有士人某者少年負氣藐然皎厲筮仕得岩邑瀕行謁梁石門請教石門曰清慎勤乃居官三字符也子力行之夫復何言士人曰雖然天德王道之要獨不可聞乎石門微笑而答之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士人退而語人曰石門議論平平耳越三年士人以不檢罷官歸里中語人曰吾不敢再見

石門先生

夏正夫過彭澤賦詩曰懸樓寂、枕江聲五里
荒山二里城彭澤到今更幾令縣人開口說淵
明愚按柴桑翁作縣八十日有何功德及民而
異代口碑猶嘖、不泯無乃以其人品之高如
龍潛鳳戢然耶張東海過蘇步坊賦詩曰東坡
昔日此閑行此地遂留蘇步名何事章惇瘞毛
骨子孫羞認是先塋愚按東坡投荒嶺海章惇
實為之而後世流芳遺臭乃如此孰謂人心無
春秋哉

蘇東坡與人相不問賢愚貴賤和氣藹然嘗
曰我心平易上可以陪玉皇下可以陪悲田院
乞兒曾見同寮齊瑞卿書此於齋中跋其尾曰
予性褊急不能容物服此以為瞑眩之藥也
穎川有姚尚書墓其神道碑穹窿博厚四面均
焉其規制頗類顏魯公所書茅山碑者因初州
人侍郎某者營壽域欲割碑三分之一以刻墓
表畏州守難之乃曲意懇之州守曰吾聞姚尚
書子孫微矣莫有主者况其碑甚厚便割三分
之二有何不可侍郎喜出望外乃命工割之或

問州守曰侍郎割尚書之碑子不能禁又從而
過許之何也州守曰吾意欲使後人割侍郎之
碑者猶能中分耳侍郎聞之慙悔無地遂不割
碑

金陵有閭右子蕩覆先業不勝官逋私負之督
責計出無聊決意自盡一日市酒者與妻永訣
家有猫見者嗷嗷欲攫之既而夫妻對泣不忍
飲食遂相與縊焉猫乃哀鳴躑躅若救之者其
者在案不之顧也數日猫不食而死噫人知猫
不厭主人之貧不知其能死義乃爾

鎮江北固山下有群蜂擁蜂王出遊遇鷲鳥攫
殺之群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之楊閣老邃菴
令家僮瘞焉表其墓曰義蜂塚親作文祭之

宋高宗宮中養鸚鵡數百皆能言語高宗一日
問之曰思鄉否鸚鵡曰思鄉遂遣中貴送還隴
山後數年有使臣過隴山鸚鵡問曰相公何處
來使臣曰自杭州來鸚鵡問曰上皇安否使臣
曰上皇崩矣鸚鵡聞之皆悲鳴不已使臣賦詩
曰隴口山深草樹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
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予行役隴山見此

詩於郵亭壁間問之亭長而知其故

廬江有監司某者謝事懸車延方士煉丹敬信之如鍾呂復生其夫人頗知書史嘗戲問之曰丹成何以謝方士監司曰渠自能點化不圖謝夫人曰渠既不圖謝何故以丹法傳君監司曰渠謂我有仙風道骨故傳夫人笑曰君垂涎點化志在貪財妾未聞蓬萊三島乃有貪財神仙話問其婿來謂之夫人曰金丹若成當傳之婿乎監司有難色夫人曰君得金丹不肯傳婿君非方士之婿渠胡為獨肯傳耶監司終不悟居無何方士化為烏有先生而丹鼎從之夫人又戲之曰夜來方士去赴蟠桃之會未知騎黃鶴去耶騎赤鯉去耶監司默然長吁而已

上元姚三老貨甲閭右嘗買別墅於勞之亭之北投書浦之南其中有池有亭有假山皆太湖恠石鉤闔甃堦竒崛玲瓏又有飛閣曲房藥欄花徑透迤斗折粧點如畫周遭又有老樹壽藤蕙蓀相糾秀色映發魚鳥親人良愜賞心一日狂客王大痴來遊焉留酌池上酒半酣大痴曰樂哉茲野翁費直幾何三老曰費千金也大痴

曰二十年前老夫曾觴詠於此者告我費且萬金翁何得之易耶三老曰我謀之久矣其子孫無可奈何只得賤售大痴曰翁當效刻石平泉垂戒子孫異時無可奈何不宜賤售三老聞其言恹然不悅既而躍然引觴浮白謝之且曰大痴真達者之言哉老悖空與子孫作馬牛矣愚在京師見馬草中火發在陳留縣見油篋中火發在秦州見乾蝗堆中火發在劔州見積聚油紙中火發皆濕熱逼蒸於內不得越發故鬱彼不戒其來有漸

吳中有老儒沈文卿讀書至宵分燈灺欲滅忽見盜在室中掬物無所得從容呼之曰穿窬君子虛勞下顧某輒有小詩奉贈乃長吟曰風寒月黑夜迢迢孤負勞心此一遭只有古書三四束也堪將去教兒曹穿窬者含笑而去同年楊宗喬尹新鄉質任峭直與人議論不能下氣監臨者惡其不遜同列又從而交構其間勢如騎虎不可收拾一日桂古山過之宗喬告以故古山曰譬如對奕且饒一着譬如爭路且退一步便無事矣宗喬惕然謝教告改教職

天順初年于肅愨下 詔獄問官以彈文有謀
立外藩之詞鞠之肅愨曰 親王非金符不可
召金符歲在 內府外廷不得預聞問官默然
乃曲以謀危 社稷鍛煉成獄迨時江東有縣
尹欲黥妓女之面以息誨淫之風沿訪邑中長
者長者曰曾伏觀

祖訓有云子孫做皇帝不用黥刺刑劓閹割之
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縣尹乃悚然流汗事遂寢愚嘗聞此二事以為
學者貴博古通今况本朝令甲尤可當知者漢
人以練達朝章通達國體為賢蓋謂此也

同寮鄺子元由翰林補外十年餘矣不得賜環
嘗佗僚無聊遂成心疾每疾作輒昏憤如夢或
發譫語有時不作無異平時或曰真空寺有老
僧不用符藥能治心疾子元往叩之老僧曰相
公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之來
其幾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讐悲歡離
合及種種間情此是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
可以順應却乃畏首畏尾三番四復猶豫不決
此是見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皆如

其願或期望功成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
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
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也三者妄想忽然而生忽
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斬斷念
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
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又曰相公貴恙亦
原於水火不交何以故凡溺愛治容而作色荒
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治容或成
宵寐之變禪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之欲綢繆
染着皆銷耗元精若能離之則腎水自然滋生
可上交於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
謂之理障經綸職業不告勸禪家謂之事障
二者之障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則心
火不至上炎可以下交於腎故曰塵不相緣根
無所偶逐流全一六用不行又曰苦海無邊回
頭是岸子元如其言乃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
坐月餘心疾如失予在汴臺聞子元道其詳且
曰禪說可治心疾吾輩姑取節焉可也
元人詠曹操疑塚詩云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
欺人設疑塚人生用計死即休何有遺機到丘

壠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會須盡
發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藏君屍陶南村曰此
詩知鉄鉞塚間哉不然老瞞毛骨豈真葬七十
二塚間哉奸雄欺人詩家又墮其計吾恐老瞞
之鬼揶揄矣觀元人起輦谷之葬則老瞞之計
豈若是淺之哉

胡東洲提學兩浙時有士子某者不帥教懲以
夏楚明年其人狀元及第官翰苑東洲以迹職
至京師其人設席款之以新得古歌窰盤盞行
酒且曰此器世所寶也但俗眼不識之耳其意
蓋譏東洲往時不知己也東洲曰以老夫觀之
此器脆薄容易破綻終不若良金美玉之器為
可寶也其人深悔失言

段成式言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曰尺木
龍無尺木不能昇天愚曾見終南山中老僧言
凡龍不能昇天惟神龍能昇天盖神龍能大能
小變化不測乾卦九五飛龍在天言神龍也其
他潛龍困龍土龍蟄龍毒龍孽龍與夫古者董
父所豢之龍劉累所御之龍張華所食之龍皆
凡龍也若是神龍則變化不測夫誰得而豢之

御之而又食之也哉

兩湖塵談錄

唐世藩鎮之禍有識者憤之要當究其建置之始指其疆域之分計其統屬之地則當時事究然在目可以垂永戒觀史之暇因隱括其大凡使有考焉當安史甫平僕因懷恩欲幸福植黨于是請以河北地封三降將其後迹為魏博盧龍成德是謂河朔三鎮也又有淄青橫海宣武彰義昭義皆黠將悍卒尤而效之相與藐視王人署置官吏連衡以抗天子或以子繼父以下

叛上則朝廷不得已姑賜節鉞雖在中國實如戎狄蓋是八鎮之土地民人不復為朝廷有聲教所不及也按魏博有州七具博魏衛相澶磁也今大名府并東昌成德有州四恒冀深趙也今真定府并東盧龍有州九幽涿瀛營莫平薊媯檀也今順天府并薊州淄青有州十二淄青齊海登萊沂密曹澤兗鄆也今皆山東之地橫海有州四滄景德棣也今滄州景州宣武有州四汴宋潁亳也今開封歸德潁彰義有州三申光蔡也今皆河南之地昭義有州五澤潞邢洛慈也今澤州潞州蓋舉

天下要害地而依分之府庫充實士馬強壯隱
然戰國之勢也寧不可憤也乎然亦乘人君之
闇懦宰相之冗庸耳有君如憲宗武宗相如斐
度李德裕則剪殪而芟劉之不遺餘力矣后之
人君覽此其亦按禍本攬權綱任賢輔惜名器
庶不成此厲階也嗚呼萬世之炯鑑哉

嘗觀我朝職官雖革中書省而特置內閣亦隱
然宰相也六部則六卿分職也公孤不常置加
于內閣則為三公加于六部則六卿無三公也
都察院則御史臺也通政司則銀臺通進司也

大理寺則廷尉也太常寺則奉常也太僕寺則
大僕也鴻臚寺則大鴻臚也行人司則大行也
尚寶司則符寶即也六科則給事謁者與給事
中也翰林院則翰林也國子監則太學也欽天
監則太史令也府尹則京兆也但司徒古典教
民而后世則戶部司錢穀太僕古掌天子車馬
鹵簿而今則專司馬政至于光祿古掌宿衛宮
殿門戶至唐宋始掌祭祀朝會酒醴膳羞而今
則止司供御飲饌中書舍人古涖中書省掌行
命令撰制辭而今則官善書之士以繕寫內制

若祭酒之官前代多設故有軍諮祭酒侍中祭酒京兆祭酒等名而今惟因子監按古禮賓客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奉酒以祭于地示有先也故謂祭酒蓋尊重之稱也大抵我朝官法古制其不用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尤遠過前代其餘職任事權稍有不同而亦無大相遠惟因史總于翰林而不立日曆所不設起居注則深有未安嘗考典籍洪武中猶脩日曆猶有起居注而其右遊廢誠缺典也比讀官制故為考序而紀其大畧

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吳郡恒多水患蓋東南諸水咸匯太湖太湖由三江入海而三江久失故道東江不可復尋獨婁江尚在吳淞江雖在而多湮其別出一支分從常熟白茅港入海最大且駛而海沙闕塞久成平陸以大勢論之太湖吞納衆流猶人之腹白茅吳淞則尾閭也陽城昆承葦亭諸處猶脈絡也尾閭不泄腹且脹張為病四支百脉無不病者故疏宜興湖州諸關水歸太湖無礙則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淞之葦亭可無水患濬吳淞白茅之關太

湖之水入江海無礙則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可
無水患永樂中夏忠靖公治之正統中周文襄
公治之景泰中李侍郎敏治之弘治中徐侍郎
貫治之嘉靖中李尚書允嗣治之夫忠靖文襄
不可尚已其餘雖互有得失然凡其施為之品
式率行之次第抉剔之蠹弊徃迹其在有志經
國者所當一一究心者也

王守溪閣老在翰林有名文章亦明暢嚴整嘗
作擬臯言其中論修史一條切中今日之弊畧
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諸史者皆
世守之人主所至執筆以隨其言其動皆親見
而親書之所謂信史也后世史官雖具員而無
定職人主動靜邈不相及政事行罷不及預聞
惟易世之后則細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且以
宰相無領奏疏之語果皆實乎分曹之人果皆
才子宰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且生于數十年
之后追書數十年之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無
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亦莫能
照其情偽或奪于衆不得書或迫于勢不敢書
或局于才識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勲業汨

沒不傳而奸憚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為世戒而監頷者又往往以私好惡雜乎其間故曰不復有史矣

李西涯閣老云國家置文淵閣預閣事者迄三十餘人此語在弘治戊午由前考之其人則解學士縉胡文穆公廣黃文簡公淮胡祭酒儼金文靖公紉致楊文貞公士奇楊文敏公榮楊文定公溥陳尚書山張尚書瑛苗學士秉高文毅公穀馬學士愉曹文襄公鼎張文僖公益陳少保循王少保王文通公一寧蕭宮師鉉江尚

書淵商文毅公輅彭文憲公時徐武伯有貞李文達公賢薛文清公瑄許學士彬呂文懿公原岳修撰正陳莊靖公文萬文康公安刘文穆公吉刘文和公珣刘文安公定之尹尚書直彭文思公筆徐文靖公溥刘少師健立文莊公濬謝文正公遷若又繼是以后則焦少師芳王少傳鰲刘家宰宇曹司馬元楊少師廷和梁少師儲靳文僖公貴刘宮保忠楊少師一清費少師宏蔣少保冕毛少保紀賈少保詠桂少傳萼張少師亨敬方少保獻夫顧尚書鼎臣李少保時其

止司誥勅而未參大政者吳文定公寬刘文定
公春李宗伯遜學召以保珥吳尚書一鵬也嗚
呼天下之治亂係宰相觀其人其世可知也

南京太平門有堤樹木森整遠望如畫左則立
武湖澄波萬頃右則鍾山蒼翠翳鬱三法司在
湖之許去此里餘漸就空曠洪武初開國元勳
多賜葬其地然祠宇之修置塋域之整飾惟中
山王一家而已其餘則穹碑尚在石獸成行而
宰木不存蒸嘗無可殊為寥落甚則斷碑荒草
于夕陽之間且鞠為畦圃併遺跡而亡之矣嗚

呼功載旂常名存太室清廟侑享之人而百五
十年已湮沒如是彼金陵山水佳麗道室佛廬
金碧輝映此顧蕪穢不治則頌留務職太常司
獻納者不得不任其咎

袁忠徹尚寶太常廷玉子也相術名天下廷玉
能先識

太宗于潛邸用是貴顯于時其道人貴賤禍福
多奇中宣德中四明陸司寇渝方授主事往領
牙牌忠徹以紙裹一牌授之既出展視之其文
則刑部尚書也亟返以告公大笑曰非誤異日

當懸此耳后果然人益神其術云

駙馬鄔公景和京師人嘉靖初尚永福公主選時例教養于禮曹毛三江宗伯方視篆嘗課以對聯句御溝水泮間流水鄔即應聲云金屋春殘見落花方暮歲公主下世蓋其識云

正德中錦衣指揮楊玉附逆瑾勢害人瑾敗玉伏誅家口沒入為奴有妾携少女匿民間得免此女長甚美麗妾鑒前禍誓不婚京師權貴家李白洲都憲蔭子納之后寧庶人干紀李坐寧黨被法此女入浣衣局噫有數焉無所逃也

已

胡文穆公廣初名靖建文庚辰科狀元也初讀卷時翰林擬吉水王良為首選

當宁覽之而易以胡故良止為榜眼后文廟靖難師起良家居不食而死之廣被知遇入內閣荐登台輔雖有王魏之功而罪過之矣知人惟帝其難諒哉

太宗皇帝出片紙書近臣十八名命大學士解縉評之縉于蹇義曰其資重厚而中無定見夏元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黃福曰秉心易

直確有執守宋禮曰戇直而昔人怨不恤陳瑛
曰刻于用法好惡頗端陳洽曰流通警敏亦不
失正鄭賜曰可為君子頗短于才劉儁曰雖有
才幹不知顧義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
方賓曰簿書之才馭僧之心評之美者福為首
瑛洽次之評之惡者賓至剛為首儁次之自今
考之蹇夏黃之勲業無庸于言礼有區畫漕河
功終工部尚書洽死交趾終兵部尚書瑛終刑
部尚書賜終礼部尚書至剛以罪斥終知府賓
以兵部尚書獲罪自盡儁以兵部尚書死交趾
之難世以縉為名言此皆國初人物故特紀其
大畧

我朝相業以三楊為首然亦賴

朝廷委遇而責成之正統初

英宗以幼君臨御

張太后在上有擁佑之功凡事專任三楊百司
奏事必命中使諮議然後裁決中官王振一日
以事至閣楊少師士奇有所擬議振輒可否其
間公憤懣而歸三日不出
太后遣使來問楊少師榮語其故

太后震怒詔鞭振遣人押至閣中謝罪且戒之
曰再爾必殺無赦用是數年朝綱整飭海內安
其後

太后賓天三楊亦先後下世振始弄權天下遂
多事矣

魏文靖公驥以直道自持不苟徇俗正統初任
吏部侍郎時中官王振怙寵而驕每出則雖部
堂尊官亦歛輿迴避魏一日相遇于崇文門不
為避王啣之譖于內衆為公危之忽一日
上御便殿召吏部既至問孰為侍郎驥且訊以

近日曾有何事公慷慨言其故且曰臣不材備
位六卿臣不足惜朝廷名器可惜耳溫旨慰之
曰爾所言者是好官好官又布政使陳公選道
學名流成化中任河南按察使持憲公廉不畏
強禦時中官汪直司西廠調事能立中人禍直
往河南公當公事藩臬悚息郊迎公不為禮俟
其至盛服自公署中道而入直不能堪詰責之
公即密疏其專擅罪疏入留中逮直歸
上問河南好官為誰直以選對上以疏示之二
公風節頗相似至于所以培植愛護之則

祖宗之恩至矣

彭司寇韶自在郎署即有材名時外戚周氏言
民家占其田土憲廟命公往訊公意謂未有以
平民而敢侵貴室者悉以田土還之周啣之言
于上逮繫詔獄時有李御史琮亦以同事被收
每就鞠公輒昌言曰差失皆小人御史無預如
此者再三久之泣詔獄者曰爾持正如此乃君
子吾輩今為小人耳遂為直其事于朝得還任
乃知天理在人心未嘗泯滅耳
宣德中魯穆為福建僉事獨特風采不畏疆禦

楊文敏公家人有犯亦不少貸文敏薦之為僉
都御史正統初范理為江陵知縣楊文定公之
子上京師沿途官司供奉甚恭理獨不為禮文
定薦之知德安府乃知二公以國家為念而不
計其私有古大臣風視世之得志棄時而借其
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者何如也

王給事中徽在成化間有諫諍名坐是見在時
巨璫牛玉之罪固所當誅而內閣大臣不能無
罪其始不言者是黨牛玉也其後終不言者恐
牛玉之後復有如牛玉者出而禍己也數語功

中時樊談者至今尚之

姚文敏公夔亦近時名臣其為宗伯時適慈懿
太后上仙內旨不欲以之合葬裕陵配享太廟
公時秉筆奏牘謂山陵宗廟聖孝所先倫典綱
常國家攸重慈懿之塋域違典禮在百辟將有
言之宗室親藩將有言之天下后世將有言之
能保將來無據禮而改正之者乎引經執禮詞
情懇切伏闕跪請憲廟卒從公議當時雖賴內
閣臺諫為之維持然公之力亦多也
王越世昌起家御史歷都憲司馬以靖虜功進

封歲寧伯雖尚權譎而文事武備皆有可觀世
間惟有征夫苦天下無如邊塞寒髮為胡笳吹
作雪心因烽火煉成丹其行邊詩也久之言官
劾其生事開邊竟褫爵家居后起廢為西陝總
制卒于邊西涯李公謂其姿表奇邁議論英發
其于邊徼險易虜情真偽將士強弱勞逸皆在
胸臆出奇取捷謀定后發莫測所向顛倒才智
自為操縱而人人欣勸樂為之用可謂得其實
矣

寇都憲深天順中視院篆剛悍自用馭其屬甚

嚴一日歷事監生考勸命題曰道盛德至同列
駭然莫敢啟齒韓公雍時為僉院從容請曰題
難作若加一善字庶易成文公欣然從之人謂
韓公善進言且有裨國體也

帝王之興開拓疆土削平僭亂雖賴爪牙之士
宣力於四方然亦有天授非人力可及者我
太祖命西平侯沐英取雲南師次曲靖扼險莫
前忽大霧四塞英麾軍衝霧及白石江而止比
霧霽賊大驚以為神兵飛至乘勝遂取雲南
太宗命新城侯張輔取安南師過清光晴久水
涸賊衆先遁我軍莫渡俄而大雨數尺千艘畢
進遂俘逆主郡縣其地此二事書之史冊光昭
千古蓋與睢水之大風滹沱之水合不多其也
楊都憲繼宗風節材望標表天下方其為太守
考績入京張芳洲贈以文謂公有今人所無者
三古人所少者二剛直常持之以委易廉明常
持之以含容勇敢常持之以寬靜而不速於成
今之為郡而其所施有如其所存者乎楊伯起
以清著聞猶有可卻之金公治郡久始終無一
足敢暮夜及門者蘇子卿以死為事史外猶有

餘書公抵官以來遽遣妻孥歸養蕭然獨處齋
閣此猶非夙昔之可見也非公不足以當之褒
不過溢矣

孝宗皇帝晚年親斷大獄日與大臣元老相接
恩礼周浹刘司馬大夏一日對便殿以二營軍
士多被占役勇士投充太濫各營草場侵欺隱
沒為言當宁首肯久之且諭以勿形奏疏盖恐
權貴中傷之方將有所釐正而寵馭不久上賓
矣正德中刘有謫戍之禍盖媒孽于此云
李西涯程篁墩少小時俱以神童被薦英廟親

試之對句曰螭鱗一身鱗甲程即應聲曰鳳凰
遍體文章上加稱賞時李尚伏地徐對曰蜘蛛
滿腹經綸上遂大異之曰是兒他日作宰相耶
俱賜宝鑑而出后李出入館閣四十年卒如聖
語

錢與謙修撰初會試京師謁西涯學士時有以
司馬温公像求涯翁贊者翁遂命與謙代作其
中有拔茅連茹公之在朝青苗變法公之在野
公之再起是為元祐公之云亡是為靖康等語
翁太加稱賞以為數語該括宋家治乱殆盡為

之延譽于謝方石諸公謂有倫魁之才已而禮
闈廷對果占首選

國中凡三法司讞獄必命司禮中貴一人主之
意必正統以後之因襲也成化間黃賜嘗膺此
命時陸公瑜為司寇王恭毅公禔為廷尉二公
名臣持論侃侃初不因黃有所依昂有兄與人
爭第庇之因而致死者法司奏當以死黃欲從
末減二公持不可黃大言曰同室之人聞者尚
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况其兄乎正在矜疑之列
二公無以應卒免死戍邊乃知宦官攬權必其
才術有動人主非特左右承順而已

弘治間有崔志端者以黃冠至禮部尚書掌太
常事翰林因有禮部七尚書一員黃老之語崔
聞而憾之遂對以翰林十學士五箇白丁仕路
之不清如此可嘆可嘆

李文達公賢在天順中稱賢相獨處羅倫一事
不無可議時學士陳文者為之畫策后文死薛
之綱御史作詩挽之曰學士先生早蓋棺薤歌
聲東路人歡填門客散名猶在負郭田多死亦
安盜井已非今日利冰山不似舊時寒九原若

見南陽李為道羅倫已復官時李已謝世而羅亦有脩撰之召矣

弘治間仁和尹居頗官不職時獵者獲一虎士林
中阿諛者從而賀之詩以為治效有士人俞珩
者作口號嘲之曰虎告相公聽我歌相公比我
食人多相公若肯行仁政我自雙雙北渡河至
今舉為口實

李少師東陽自少小入詞林暨在館閣垂四十
餘年正德中為首相有士人矚其亡投以尺素
公歸啟之一絕云才名直與山斗齊伴食中書

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碧鷓鴣啼罷子規啼公
得詩但解嘲而已

孝宗皇帝在位好親儒臣一日經筵劉學士機
進講責難于君謂之恭二句

上注聽久之俯賜清問因辨析陳字之義劉倉
卒進講語不逮意

上謂之曰此即敷陳王道之陳也群臣叩首謝
又問何以不講末句答以不敢

上又曰何害善者可感善心惡者可懲逸志自
今不必忌諱嗚呼英主不世出鼎湖龍去遠矣

倪文毅公行狀有曰雲南思疊梗化守臣議用兵司馬馬公䟽今中外民疲財困災異疊見何以用兵且欲遣京朝官往諭之公言用兵之法不足示之有餘今公之言得無示弱于天下乎使思疊聞之或輕中國矣且京朝官諭之諭之不從則策窮矣不如姑遣藩臣有威望者以往彼當無不服不服再議之用兵未晚也于是衆皆從之予讀至此蓋每嘆馬公之失計倪公之得體而又恐藩臣往諭者之難其人及觀二泉公集則知其人乃叅議郭公緒也其言曰迤西有夷曰思疊越金沙江界據地若干里積二十年拒不受撫至辛酉歲益猖獗鎮巡合議以勦請事下公卿議撫之便孝宗重用兵從之詔簡藩臬貞毅臣以往乃以君與按察曹副使王同行旬餘抵金齒于是盧叅將和統軍距所據地二程許而次遣官持檄往者皆被留不服盧還軍至千厓遇君語其故且戒勿迫君曰吾受國恩報稱正在此如公言若臣鄴何昔蘇武入匈奴十九年尚得生還况此夷非匈奴比萬一不還亦分內事也或謂君曰蘇君以黑髮去髮白

而還君今白矣將以黑還乎君正色不答是日
曹有疾君單騎從數人行旬日至南甸岩突不
可騎乃斬荆徒步繩挽以登又旬日至一大澤
邊都土官以象輿來君乘之上霧下沙晦淖迷
躓而君行愈力又旬日至孟賴去金沙江僅二
舍君笑以次手為檄遣官持過江諭以朝廷招
徠之意夷人相顧驚曰中國官今亦至此乎即
發夷兵率象馬數萬夜過江抵君所持長檄勁
弩露機而環之數重有譯者泣走報曰賊刻日
且焚殺柰何又此君曰爾譯雖微者亦世受國
恩不以死報乃為問耶因拔所佩劍指示曰明
日我渡江敢復言者斬衆皆股慄君因賦詩見
志思疊既見檄諭禍福明甚又聞君志決即遣
其酋長數輩來請聽令及饋土物供具君悉却
去乃奉宣勅榜且與語大畧先叙其勞次伸其
寬然後責其叛罪聞之皆俯伏泣下請歸侵地
君曰此固聖天子意也宣言許之皆稽首稱萬
壽歡聲動地因詰盧叅將先所使人出以歸君
曹盧得君報馳至則已撤兵歸地受緬書矣是
夏五月歸至會城鎮巡以狀聞詔與奏事者官

一級餘功俟覈以錄僉謂君且有殊擢越三年
君考六年績迺陞四川叅政又一年正德丙寅
始以雲南功加俸一級丁卯君進表至京師請
致仕去嗚呼世弗患無才惟患用之弗盡耳觀
于此舉當國者于正人何如哉

海涵萬象錄

曾南豐記吾鄞廣德湖有益於民甚博樓公异
守鄉郡私徇民情不知大體而廢湖為田杭州
西湖若無東坡奏不可廢亦猶吾鄞西之湖田
矣

南京浦子口入天長六合縣有河出高郵湖水
勢相平只移邵伯兩閘置湖口亦可則漕船免
勞儀真過壩前陳御史具奏二次俱被儀真人
囑却不行

宣德景泰中山東等處早有司煮粥濟之餓死
甚衆又曰濟饑民不宜煮粥當立柵散處見口
給米

予令含山時連值旱澇興築陂塘課民種大麥
官貸其種三升一畝收麥石餘乃倍所貸收貯
社倉復貸之食每石舂米七斗且大麥貯之年

遠作飯愈香美比他穀麥不蛀甚足利人今官
倉收小麥者若易以大麥不惟久藏不耗實使
兵民兩利蓋在民易得而輸在兵則月春多米
又此芒種免為鳥獸食毀收時不慮淫傷誠嘉
種也

大明律一卷人動涉其禁者固多法雖嚴而守
法者靜以鎮之則許者少矣

嘗聞括蒼清虛王先生云元末台州方國瑛肇
亂有孔子裔孫官浙者避亂過淮道阻見淮上
推車挑擔者多公侯容貌因曰紅巾必成事時

括人劉伯溫棄官歸家與括發豪傑十數人先
看國瑛非成事者皆去投陳友諒獨伯溫於鎮
江見

太祖奉小明王治兵因說曰如此後有項羽義
帝之讐大丈夫當自立成事

太祖允之自立為吳主

舊制無巡撫侍郎等官宣德中吏部止有蹇尚
書左右侍郎以缺後蹇奏保文選鄭郎中誠陞
右侍時本部趙郎中新事蹇媚且久因缺望日
言於蹇曰鄭誠做得趙新如何做不得蹇欲奏

難於士論久之假以巡撫各處為名保陞十二
人為侍郎趙得預列巡撫江西此巡撫之名自
趙新始而蹇公之心實欺君矣
仕官而拯下民之將溺著迹而申先哲所未言
斯不辜上帝降衷而枉在天地間走一遭邪予
少也賤涉歷世途沉潛古道或有一得之愚不
敢不致力以竭降衷之帝心庶幾生無愧於天
沒不朽地下也

傳信錄

太祖一日退朝在武英殿側室靜坐忽聞外有

履聲索問曰此謂誰對曰老臣魏其

太祖曰是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魏惶惧頓首
汗流洽背蓋魏嘗為元朝郎中

太祖薄其忘故君而稱老臣以自大故以文天
祥諷之耳

太祖既得建業以兵力尚寡集太平建康鎮江
宣州廣德五府民戶為軍謂之民兵及既即位
曰虧了五府供給永遠饒了他秋糧止當均徭
夫役至今以為定制

太祖嘗曰浙西寺院田糧多寺僧惟務酒由文

色不思焚修乃盡起集京城工役死者甚衆
皇后諫曰度僧本為佛教為僧犯戒自有果報
不可使以工役致死吾有所不忍也

太祖曰后言是也釋之

太祖建奉先殿於禁中旦夕薦獻四更時拜天
後即往拜奉先然後臨朝

聖人之敬祖也如是

泗州人民常作社會 帝鄉尤盛社中諸老念

熙祖家貧惟煩其催督不令出錢至於

仁祖亦復如是洪武十一年

高祖命江陰侯吳良監造 皇堂於陵所四時

祭享遂封社中諸老官爵配饗二祖焉

高廟嘗召魏国公徐達夜飲命左右強之使醉

既醉則命內侍數輩送至舊內宿焉公中夜酒

醒問曰此何處耶內侍曰此舊內也即起趨丹

陛下面北四拜三叩頭而出明日

高祖聞之喜

国初時御史皆築室以居之謂之御史廊每室

有閣夜則御史宿於閣上有兩校尉宿於閣下

以防之室凡出入起居必與之同每日以御史

言動奏聞以行誅賞

太祖克建康都之然以六朝國祚不永意欲遷都他地後人有言遷長安者

太祖曰漕運艱難且已之

太祖初時編律頒行各衙門遵守然而犯法者益多

太祖曰我欲除貪贓官吏柰何朝殺而暮犯今後犯贓者不分輕重皆誅之後再編律合枉法輕重罪之著為令

國初立富樂院於乾道橋男子令戴綠巾腰繫

紅搭膊足穿毛猪皮靴行在街兩旁不許當中

妓婦戴皂冠身穿皂褶子出入不許穿華麗衣

服專令應天府礼房典吏王迪管領凡文武官

及舍人不許入院惟高賈不禁院內俄因失火

延燒脫歡大夫衙係寄收一應贓物在內

太祖大怒庫官及院內男子婦人處重罪復移

武宣橋等處

太祖以遞送使客夫輜為民之苦曰人雖有貴賤其口體則一今後使客有符驗者止給夫二名按察司官及出使外國者給四名俱於田糧

內出錢雇用人不許擅役良民勞其筋骨劫奪農
務情願受雇者聽

太祖以朝政有失無人敢言乃立報法議理司
以汪廣洋李勝瑞為執法議理官置白牌於上
書執法議理四字如有失所許將牌直言諫極

太祖在婺州嘗夜出私行遇巡軍拘之小先鋒
張燠從行謂巡軍曰此是大人也宜急放行巡
軍曰我識是何大人只知犯夜者執之耳燠懇
之再三乃釋之次日
太祖賞巡軍米二石不復夜出

太祖謂李善長曰湖廣江西直隸府州縣六房
有主文老先生書寫積年把持官府蠹政害民
爾行文書盡數起取來京發雲南五開衛充軍
太祖謂李善長曰濠州是吾鄉里兵革之後人
烟稀少田土荒蕪天下無田耕種材民儘多於
富度處起取數十萬散於濠州鄉村居住給與
耕牛穀種使之開墾荒田永為己業數年之後
豈不富庶以監丞某督之

京城自夏至秋不雨有司禱求不應
太祖曰在京法司及在外巡撫按御史按察司

官冤枉下人以致天旱遂速京畿巡按御史何士弘等至京命網於馬房及諭中書省御史臺都督府言事次日御史中丞劉基言三事一曰出陣亡病故軍妻數萬盡令寡婦營居住陰氣鬱結二曰工役人死暴露屍骸不收三曰張士誠投降頭目不合充軍

太祖曰寡婦聽其嫁人不願者送還鄉里依親工殺人釋放寧家投降頭目免充軍役旬日仍不雨

太祖怒曰劉基著還鄉為民御史按察司官俱令自駕船隻發汴梁安置被問官吏赦罪還職後得北方欲用舊人乃謂楊憲曰發在汴梁御史等官俱係舊人宜盡用之

洪武某年高麗國王顓進貢方物稱臣

太祖給以金印封顓為高麗王其相李仁人及子李成桂凡弒王禡王昌王瑤王瑒四主而自立貢方物進表請更國號

太祖改高麗為朝鮮從其自為聲教後成桂改名旦進表納前恭愍王金印請朝鮮印及封王誥命

太祖不從且所進表有犯上字樣

太祖罪其使者言此表乃鄭集所撰

太祖以所貢金鞭等方物發還李旦追要鄭集
旦懼即以鄭集送至京

太祖罪之發雲南安置仍令守遼東都司禁約
邊上不許高麗人等通界亦不許商賈貿易永
遠絕之

金華歲貢香米三十餘石

太祖曰我訪知民間棟擇圓淨者用黃絹布袋
盛貯封護進呈今後作秋糧一體送納官倉不

須歲貢勞民

藍王令家人中雲南鹽一萬餘引倚勢先支事

發

太祖曰此等侵奪民利阻壞鹽法但是功臣家
中鹽引盡行沒官

太祖開國之初用葉春王興宗直廳後有天下

以其俱老成不貪除春為儀鸞司副使陞福建

布政司叅政除興宗為金華知縣李善長諫曰

興宗由皂隸出身難以牧民

太祖曰興宗跟我數年勤而不貪又能處事雖

儒與吏不及於牧民何有至嚴州見李文忠亦
曰隸輩如何牧民

太祖不從興宗到縣三年廉幹公勤得民之心
秩滿陞南昌通判調嵩州知州僉院任亮集民
為軍興宗曰元末世亂聚則為兵散則為民民
皆為軍稅糧何處奏乞止之

太祖從之陞懷慶知府朝京時正問養蚕種田
官吏興宗亦在數指揮毛驥奏王興宗亦當被
問太祖曰府主公勤不貪不必問比還懷
未久蘇州缺知府

太祖謂胡惟庸曰選一能人去未幾又曰蘇州
知府曾有人否惟庸曰未得其人

太祖曰我意懷慶知府王興宗可任惟庸曰臣
思不到此

太祖曰行文書與王興宗就取便道速去到任
三年盛有政聲又陞河南布政司布政赴京辭
太祖曰久不見爾老矣我亦鬢須白賜宴賞鈔撫
而遣之既抵任以事累事白病卒

太祖於某年以湖廣江西等處按察司官坐視
官吏貪贓致民受害不伸令今後務要年終來

朝考其問過貪贓人數以憑黜陟如贓官贓吏
不拿體察得出處以重罪

各布政司用空印紙於各部查得或錢糧軍需
段疋有差錯改正却將空印紙填寫咨呈補卷
事發

太祖怒曰作弊瞞我此蓋部官容得所以本部
政司敢用空印紙填寫尚書與布政司官盡誅
之逸議用半印勘合行移關防

太祖之定鼎金陵蓋雖出自 聖意然亦由馮
國用與陶安之言也國用濠州定遠人歲甲午

謂 太祖於妙山

太祖見而竒之曰爾被服若是其實儒生耶問
定天下計將安出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真
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而定鼎然後命將四征
掃除群寇救生靈於水火勿貪女子玉帛倡仁
義以收人心天下不難定也 上大悅曰吾意
正如是陶安太平當塗人乙未夏六月

太祖帥師渡江取太平路安與耆儒李習率父
老出迎安見 上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
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 上召安與語善之因

問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
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者取而有之據其形勢
出師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其言亦合 上意
因用後官至帳前統制親軍都督指揮專侍謀
議安至翰林院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無備國
史二公亦開國之功臣云

太祖初有天下一夕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道士
於燈下結網中問曰此何物耶對曰此網中也
用以裹之頭上萬髮皆齊矣

太祖去明日朝罷有 旨召神樂觀昨夕結網

中道士以來至則命為道官仍命取其網巾至
今遂為定制蓋自元以前無此也

中山武寧王徐達南征陳友定至蘇州閭門見

一女子絕色即以重幣備結曰且不即納當為

後期及師旋悔之使人道意令其他適女父堅

求於女以侍巾櫛王固拒不從更遺數十金以

助其粧資且謝負約之罪王之厚德如此

我朝因初時嘗欲征倭國彼遣使嚙哩嘛哈奉

表乞降 上問倭國風俗如何嚙哩嘛哈以詩

答曰國比中原國人如上國人衣冠唐制度禮

樂漢君臣銀甕剪新酒金刀膾錦鱗年々三二月桃李一般春上初欲罪其不恭徐乃貫

明天淵髯長數尺仕元為學士元亡削髮為僧改名來復見心而其髯如故

太祖既有天下召至恠而問之曰汝不欲仕我而出家為僧吾亦任汝然留鬚亦有說乎對曰削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上笑而遣之

南京歷代帝皇廟每年一祀帝皇之前皆一爵惟獻漢高祖以三爵蓋因廟初成時太祖臨祭禮畢復至高祖神位前笑謂曰劉君

今日廟中諸君當時皆有所憑藉以得天下惟朕與汝不階尺土手提三尺致位天子此諸君尤為難事可共多飲二爵至今遂為定制

大將軍中山王徐達與開平王常遇春將兵三十萬圍張士誠於蘇州久攻城不破常架飛樓以觀城中動靜而士誠以物蓋覆街巷了無所覩者有善風角者曰此城龜形盤門是其首齊門是其尾擊其尾者首必出矣二王如其言而攻之盤門果先開

太祖有天下建廟以祀歷代之帝王自伏羲以

下像皆易成至元世祖其面乃屢為淚痕所汗
塑工頻加脩飾然越宿如故

太祖聞之幸廟謂曰痴達子汝以胡人入主中
國傳祚幾至百年可謂幸矣今我以天命人歸
奄有天下然於汝之子孫亦不加戮但驅還漠
北而已則我之待勝國亦可謂恩有礼矣汝復
何恨耶宜自寬釋毋再啼哭為也於是望塑工
明日遂奏世祖面上無淚矣

國初時京都中有沈萬三者甚富今會同館是
其故宅後湖中地是其花園京城自洪武門至
水西門是其所築也

太祖龍興之初有陳遇字中行者金陵人也
雲臺侍御史秦元之之薦

太祖召與語大悅禮待加厚稱先生而不名日
侍帷幄贊機務車駕幸其第者二命之官輒辭
臣民既推戴上登大寶所承諮問悉保國安
民大計先生竭心摠誠多所獻納命為翰林學
士者再皆固辭嘗奉密旨命偕中官趙信往視
浙江使還稱旨賜白金又命為禮部侍郎又
固辭聞遣病賜藥命中官挾太醫院官視療時

徵寒特賜錦被及上供米既瘥入謝 上嘉獎
連稱君子者三又除礼部尚書又固辭自是不
復強之以職每召見錫勞必厚或坐久必賜宴
間命廐馬送歸先生秉義懷忠非正道不陳群
臣以過被遣者率為辭釋 上亮其誠未嘗忤
數諭之曰卿老既不欲仕有子可令帶刀侍衛
叩首以子幼辭盖淨澹恬退始終一致前後所
得賜問宸翰頗多眷待之厚亞於勳戚盖春秋
七十有二卒于洪武甲子九月十九日計聞遣
中官賜祭加東園秘器及賻命葬鍾山長林之

原嗚呼若遇者其誠可謂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者與

兩京六部各司皆有都吏與諸吏次第宿部巡
因国初時

太祖嘗夜中微行取去兵部大門牌扁盖將以
察其警夜者之勤怠也一都吏覺而追之

太祖投扁而去明日早朝遂命兵部都吏巡風
至今以為定制

南京国學之址舊為積屍之所謂之萬人坑每
天陰雨濕行人多為鬼眩有至死者因建鷄鳴

寺設醮以度而鬼又夜飛磚擊瓦僧人怖恐
馬太后聞而啟于

太祖曰此非孔子大聖無以鎮之是日遷大成
木主于此鬼遂不復為崇後因建學焉

洪武初制天下官員三年一朝覲而九州縣之
老人亦與焉某年 朝覲

太祖問一老人曰朕將命工部築室於後湖之
中以為藏天下黃冊之所然當作何向宜乎一
老人對曰此堂當東西相向庶朝夕皆為日色
所曬而黃冊無泥爛之虞也

太祖既喜此老人之對又見其貌頗類猫既明
日遂召至謂之曰汝為朕定冊室之向甚喜朕
今復將託汝為守此冊無俾為鼠耗遂命一內
侍引至後湖埋之自是後湖雖有鼠而黃冊無
恙弘治某年戶部郎中東莞鄧深嘗管冊後湖
一日獨坐于聽事中見一老人入揖而言曰吾
為朝廷守此黃冊今將百四十年一冊不為群
鼠所噬然未嘗或蒙管冊諸公隻鷄斗酒之賜
恐此非所以待有功者言訖忽不見鄧明日即
具牲醪祀之至嗣管冊者歲必祀之以為常或

曰老人廣之新會人也

高廟舊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至宣廟始以翰林官教之於內侍監二聖之所處皆有意義然以臣之愚觀之高廟之思患預防可謂深且遠矣

今太監之冠帽蓋因高麗王冠之制而為之嘗聞之今內侍綬以為國初時高麗未服高廟遣一細作覘其王之冠制而為之遂命諸內侍皆冠之後因其使者之來指諸內侍之官而謂之曰汝王之冠與朕此內臣同今此曹日供

使令之役於朕而汝王乃欲崛強不臣服朕耶使者歸言之遂舉國降

鈇券之制其形如瓦國初時

太祖高皇帝欲以鈇券賜諸功臣而不知其制聞浙江錢王之後尚有宋所賜券存焉遂命官取諸其家而倣其制為之其賜東莞伯何真券文曰維洪武二十年歲次丁卯八月戊申十一日戊午皇帝制曰昔人有云識時務者謂之俊傑曩者元運將終華夷鼎沸擅聲教以役生民朝興暮浪若此者相繼終不知時務而失天

道尚驅民以應鋒鏑如此者豈一二人哉當是時爾何貞率領南諸州壯士保境安民他非其人安敢輕入爾守境於斯已有年矣其嶺南諸州之民莫不仰賴安全於亂時洪武初朕命將四征所在雖有降者非見旌旗則未肯附爾真聞八閩負固桂林之徒驅海上群生亦不量力獨爾真心悅誠服罄嶺南諸州具在表文入朝全境安民得非識時務者乎曩者事務繁冗有失撫順之道致貞職微有負初歸之誠今特命爾為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使爾祿及嗣世

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與爾誓若謀逆不宥其餘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推誠之心其加恭順以保祿位延於永久豈不偉歟爾敬之哉

太祖微行嘗至朝天宮前見一孝婦服重服而大笑問曰觀夫人之被服如此而胡盧大笑何也曰吾夫為國而死為忠臣吾子為父而死為孝子然則天下之婦人其好夫好子未有如我者矣吾所以喜而笑也

太祖問曰汝夫已葬乎婦人以手指示之曰去

此數十步是吾夫埋王之處也言訖忽不見
太祖識其處明日命有司往視之則黃土一坵
草木森鬱及掘地數尺見其誌則晉十壺所藏
也面色如生兩手皆拳其指甲出手背外六七
寸是時城中墳墓有禁

太祖以其為忠臣也遂命掩之仍為立廟命有
司春秋祀之

今南京孝陵城西門之內有吳孫權墓在焉
當時築城者奏欲去之

太祖曰孫權亦一漢子也宜留以把門遂得不

毀

蘇州士大夫家多有太宗文皇帝即位詔書
嘗得伏覩而莊誦之其略曰允效以幼冲之資
嗣守大業柰其秉心不孝更改憲章戕害諸王
放黜師保崇信奸回大興土木委政宦官淫佚
無度禍機四發將及於朕朕乃高皇帝嫡子
祖有明訓朝無正臣內有奸惡王得興兵以討
之朕尊奉條章舉兵以清君側之惡蓋出於不
得已也使朕兵不舉天下亦將有聲其罪而攻
之者允效曾不反躬責肆行旅拒朕荷天地祖

宗之靈戰攻克駐師畿甸索其奸回庶希周公
輔成王之誼而乃不究朕懷闔宮自焚以絕宗
社天地不庇鬼神不容朕乃整師入京秋毫無
犯諸王大臣謂朕

太祖之嫡應天撫人天位不可以久虛神器不
可以無主上章勸進朕拒之再三俯徇輿情乃
於六月十七日即 皇帝位云云 永樂二年

三月二十七日封甌寧王詔曰朕聞帝王之道
立愛惟親為子不祇不及於父朕 皇考聖神
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 高皇帝

皇妣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 高帝后
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創業垂統傳之萬世朕長
兄懿文皇太子降生弗永胤子允焮幼冲嗣立
昏愚自暴顛覆成章崇信奸邪戕害骨肉舉兵
攻朕必欲咸刈俾無噍類天下蕩然社稷幾墜
朕惟 祖宗積德之勤 父皇 母后創業之
艱不得已而應兵賴天之佑內艱廓清允焮罪
惡貫盈闔宮赴火諸臣民同詞勸進朕以 宗
社為重勉徇輿情君臨大寶長兄諸子允焮允
熿仍襲王封不意允焮弗知省躬自生疑懟朕

以長兄至情不忍譴責免為庶人以保全之朕
痛切于心常存念慮長兄未有承嗣其第四子
允熾生十有四年矣茲特改封甌寧王世守懿
文皇太子之祠於戲協和之道睦族為先悼叙
之仁繼祖為大用展同氣之情庶續親之義
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徐輝祖中山王達之嫡長子洪武末襲魏國公
歷仕建文君永樂初元奪爵至某年八月朔日
奉 聖旨比先徐輝祖與黃子澄齊泰盧振張
昂葛誠等通同謀危社稷以後事發黃子澄等伏

伏誅徐輝祖是中山王男因念中山王比先平
定天下有大功於國家以此不曾罪他只著在
間今病故了中山王的功不可忘如今著他嫡
長男還襲中山王原封魏國公的爵中山王沒
後的祿米戶部查了都還他

我朝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為三法司國初時
三法司在太平門外建文時遷于城中 文廟
南伐以建文為變亂成法此亦其一事也 文
廟既有天下三法司遂復于故處
太廟靖難之事謀於姚廣孝而征伐之功始於

張玉玉蓋開封之祥符人也字世美初仕元中
事太祖後事太宗東昌之戰上以數千
騎繞出陣後敵圍數匝上以衝擊而出玉亦
知上所在突入敵陣大戰殺百數十人玉亦
被創而沒上哭之慟師旋諸將皆侍語及東
昌事上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可恨艱難
之際失張玉良輔吾至今寢不帖席食不下咽
隕涕不已諸將皆泣上既正大統行報功之
典顧侍臣曰張玉才備智勇論靖難功當第一
惜其蚤沒追封榮國公謚忠顯

禮部尚書胡公濙常州武進人生而髮曰彌月
方黑母夢一僧持花以遺之覺而生公居數日
有僧至家索觀公見僧即笑僧曰此吾師大地
高僧後身也命我求見以笑為誌果然聞者咸
驚異之公洪武間為給事中後太宗嘗命公
巡遊天下以訪異人為名實察人心向背時御
製性理大全為善陰隲孝順事實書成俾公以
此勸厲天下以故雖窮鄉下邑軌跡無不到先
是仁宗皇帝為太子監國時有飛語上聞
文廟屬公往察之公至以所見七事皆誠敬孝

謹密疏以聞 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
太宗將營北京宮殿時有神木出四川馬湖山
中命礼部尚書浦城潘賜齋香帛往答神休聞
山呼聲者三震動天地賜亟歸奏

方孝孺先生未生時其父將葬其祖已預擇某
日矣忽夜夢一朱衣人前跪曰聞執事明日要
作尊翁先生大人之藏於某山之原然吾九族
居此已數百年子孫繁衍不知其數望執事再
緩三日吾當從而避之願以仁恕為心俯從所
請言訖辭去明日起土即得一穴濶六丈許中

有赤蛇千餘尾共一穴其一長數丈盖所夢之
赤衣也先生之父素不信鬼神事見蛇不顧亦
不憶夢中之言積薪縱火焚之有煙一道直指
先生之家是時母方妊後數日先生生焉厥狀
甚異舌能飴入鼻中幼穎悟甚長師宋景濂為
文議論滂沛類蘇東坡官至學士盡忠於建文
君遭赤九族盖蛇之報
文廟渡江入城時有平保兒一鎗幾中之因馬
忽跪下不能進而 文廟脫焉及後即位召保
兒問之曰使爾前日追朕及之將何如對曰臣

水之野集上
五言
那時趕上世長一鎗不饒 文廟大笑以為某
衛都指揮 聖君之獎勵忠臣固如此

夏公原吉湖廣湘陰人永樂二十二年雷震奉
天殿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而主事蕭儀言
之尤峻 太宗震怒加以極刑時六科十三道
上言者多云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於燕故
有此變 上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
而後行非輕舉也言者因及大臣 上命言官
與大臣俱跪在午門外對辯時都御史陳英等
且懼昔日不諫有罪抗言御史給事中白面書
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日將午 上命侍臣出
至午門問大臣與言官對辯如何衆皆紛然呼
罵言官妄言公獨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路給
事中 朝廷耳目之官况應詔陳言所言皆當
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
侍臣入復命 上仍命出再問公對如初 天
顏悅懌遂傳旨令各回衙門辦事而言官無一
人得罪者衆謂非公言則又將有蕭儀之誅矣
公自洪武間出仕歷事四朝功業不可殫述初
太夫人廖夢三閭大夫降其室而生公及長家

居僻陋有若戴大笠土神者密夜護公行 宣
宗時上寵眷公日優使者召公日數十輩于道
家有御賜名馬性甚靈每召臨馬必蹄噬閤者
報公具衣冠出而錦衣人至矣其異如此
文廟第三次親征北虜師次開平夜夢有人告
之曰上帝好生如此者再既覺遂命儒臣草詔
班師可謂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者矣

永樂某年八月中秋節

太祖開宴賞月而月為濃雲所掩因命解學士
縉賦詩解作風落梅一闋其辭曰嫦娥面今夜

圓下雲簾不著臣見拚今宵倚闌不去眠看誰

過廣寒殿 上覽之懽甚留縉飲至東方白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 御劄付禮部尚書呂

震曰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

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並習匠及功臣家為

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宥為民給還田土

太祖將封 十王時每王擇一名僧輔之姚廣

孝自請於 文廟曰殿下若能用臣臣當奉一

白帽子與太王戴也蓋王字加白字為 皇帝

之皇字廣孝意欲弼成燕邸為 皇帝故云然

耳既而 文廟自求廣孝於

太祖許之既之燕一日寒甚 文廟召廣孝侍

宴出一對子曰天寒地凍冰無一點不成冰廣

孝即應聲曰固亂民愁王不出頭誰作主 文

廟大喜自後漸有興師南伐之圖矣

北京宮闕成

太宗命解縉書門帖縉以古詩書之曰日月光

天德山河壯帝居

上大嘉賜賚甚厚

否泰錄

英廟自始而出狩至終而後辟其間事最詳備

謹載于此昔我

太祖高皇帝膺受 天命驅逐胡元遁歸朔漠

其末帝安懼帖木兒既殂

太祖以其嘗臨天下也謚為順帝可謂盛德至

仁矣順之遺胤據其故土仍君長其醜類世類

莫考惟知其地名瓦剌其君立于 宣宗皇帝

時者名普化稱為可汗而彼自稱不可知計必

仍僭其先世大號也故其臣亦悉用故時將相

稱號豈非羊質虎皮鷲翰鳳鳴者哉稱丞相二

人曰和寧王阿魯台曰順寧王脫懽常遣使者
朝貢 朝廷賜以詔書亦稱之曰王其後二人
相繼死而脫懽之子曰野仙悉二人部屬其號
為太師君臣異處常不相見普化取野仙妹以
相固結今皇帝即位以來野仙每年冬遣人貢
馬 朝廷厚答金帛過元旦郊祀始遣還然久
而漸桀驁不恭往來通事等變詐翻覆告以中
國虛實野仙求其子結嫺于 帝室通事皆許
野仙進馬為娉儀 朝廷不知也答詔無許嫺
意野仙愧怒以正統十四年七月初八日寇塞

外城堡多陷沒邊報日至遣附馬都尉井源等
四將各率兵萬人出禦之源等既行司禮太監
王振復勸 上親征命太師英國公張輔太師
成国公朱勇等治兵朝廷奏疏請留不允十七
日 駕行命郕王居守每旦於闕左門西面受
群臣謁見偕太監金英吏部尚書王佐鄺埜學
士曹鼎等官軍私屬共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
抵宣府井源等報敗踵至 上至大同暮有黑
雲如織罩營雷雨大作振惡之乃勸駕還八月
十三日至狼山虜追朱勇等三萬騎還戰皆敗

死無隻騎回是日 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
來城僅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輜重千餘輛在
後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旁無水泉又當虜衝
十四日欲行虜已逼不敢動兵士束手飢渴十
五日虜使持書來以求和為言召曹鼎草敕與
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去遂移營踰整以行迴
旋之間行列已亂爭先奔迸勢莫能止虜騎蹂
陣而入奮長刀以擊我軍大呼解甲投刃者不
殺衆裸相蹈籍死蔽野塞州宦侍虎賁矢被體
如蝟 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

文武軍士幸免者蓬頭赤身踰山墜谷連日饑
餓得達關虜舉我輜重惟取其金銀珠寶貴細
者其實虜衆二萬我師死傷者過半十六日
上在虜營手書遣使與懷來守將言被留且索
金幣懷來城閉不可入縋而登復遣人送至京
以其夜三鼓從西長安門入報十七日百官集
闕下頗聞敗報私相告語愁嘆驚懼出至紫陌
見軍士奔歸瘡殘被體血污狼籍然尚未知
上所在也是日午遣使齎黃金珠玉象龍段匹
等物駝以八馬詣野仙營請還車駕十八日

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 卿王權總萬機
於午門南面見百官啓事奉令施行衆皆謂行
且即真矣數日內外洵不自保已而 皇太后
詔天下立 皇子見深為皇太子又數日尚書
于謙等彈奏奸臣王振傾危 宗社歷數其罪
千萬言讀既畢 王諭以自有處置謙等言振
罪惡滔天今日不正典刑滅其族臣等皆死于
此不但已也因慟哭聲徹中外 王起入內使
將闔門衆擁謙等隨入太監金英傳令旨且退
衆奮欲梓英 懼言籍沒振遣指揮馬順往衆
曰奸臣黨也宜遣都御史陳鎰英脫身入順前
勸解辭色稍遽給事中王竑梓順首衆爭毆之
蹴踏搶裂頃刻而斃或就脫順鞞擊出眼血流
門闥前衆愈怒求內使毛玉等二人英使梓出
亦擊殺之曳三屍陳于東安門軍士猶爭擊不
已陳鎰等奉令旨籍振宅并其黨彭得清內使
陳宦等家執振姪錦衣衛指揮王山至反接跪
于廷共唾罵之 令旨獎諭百官各歸蒞事拜
謝而出明日移 王座入奉天門左受朝由此
即真之議益急振宅在宮城內外凡數處重堂

邃閣擬于宸居器服綺麗尚方不逮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十餘庫馬數百匹巒山于市其族屬無少長皆斬二十二日虜擁上至大同城門下門校尉袁斌隨侍以頭觸門大叫於是廣寧伯劉安給事孫祥知府霍宣同見獻葦龍袍上以賜知院伯顏帖木兒及野仙弟大通漢王上曰秋稼未收軍士久饑可令刈以入城又曰虜欲歸我情偽難測以嚴為備安等獻酒上酌地飲訖虜令括城中犒軍物并內官郭敬等金銀共萬餘兩來迎駕既獻虜笑不應二十三日上索西瓜雪梨與虜食訖遊去過猫兒庄九十海子見蘇武廟李陵碑二十八日至野松林野仙營在焉上入營坐野仙拜稽首乃侍坐宰馬設燕出其妻妾四人以次奉上酒歌舞以為娛其後遊奉 upper 居于伯顏帖木兒營去野仙營十餘里伯顏帖木兒與妻見上亦如野仙礼伯顏帖木兒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野仙每七日獻馬二人每出獵則又以其所獲野牛黃牛之類來獻二十九日皇太后命王早正大位以安國家

有司擇日行礼衆率詣 文華殿請 王出見
辭讓不允衆共言 祖宗神器不可虛 聖母
有命不可違有旨從請乃再拜山呼而出九月
初野仙遣酋長尚書來言欲還 上還京入見
賜以冠帶絲段臨行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絲段
若干正賜野仙初六日 王即皇帝位遙尊上
為 太上皇大赦天下百官六軍賞賜有差後
十數日野仙復遣使至書辭悖慢 朝廷復書
大畧言中國已立 皇帝天下兵甲衆盛可相
抗禦之意已而命羅通孫祥皆為副都御史守
居庸紫荆關石亨為武靖伯總京師兵馬十月
野仙入寇自紫荆關入殺指揮韓清等孫祥走
死初九日虜至京城西北關外石亨等營于城
東兵部尚書于謙督其軍都督孫堂營于城西
刑部侍郎江淵叅其軍交趾舊將王通為都督
鴻臚卿楊善為副都御史守城虜攻城連日抄
掠亨等與之殺傷相當其酋長鉄頭元帥死焉
時畿甸降附胡人畱居者多乘時為寇 朝廷
重賞購捕被獲者累日不絕虜時少沮復遣使
言欲和十七日以通政叅議王福為礼部侍郎

中書舍人趙榮為鴻臚寺卿持羊酒往野仙其弟及伯顏帖木兒探甲冑屬弓矢 太上帶刀引福等前露刃夾之福等拜訖野仙指却羊酒取勅是蕃字 太上取勅是漢字野仙謂福爾等皆小官可令胡濙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來福辭歸時四方兵漸集虜夜遁從居庸關出遺所掠人口牛羊于路以緩追兵 太上自紫荆關出來馬踏雪而行遇險則素斌執鞭既入虜境野仙來見宰馬披刀割肉燎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十九日刺可汗普化遣使獻

先此普化駐兵關外未入至是用尋舊約通知為言 朝廷却之胡濙王直言普化野仙君臣素不睦宜受其獻以間之從濙等言使人入見獻馬八匹賜衣服冠帶酒饌金帛視常年有加二十二日遣楊洪孫堂范廣等帥兵二萬擊虜之未去者二十五日破虜於固安獲馬牛驢數百匹奪還人口萬餘十一月初八日以虜既退京師解嚴降詔撫安天下十日免朝百官望拜太子聖節于朝天宮十三日楊洪等旋師入見言虜衆已盡絕不敢逼其南去者各罷以漸捕

獲之北去者洪等逐至關城為洪既奏捷以洪
 為昌平侯與副都御史羅通練兵于東教場石
 亨練兵于西教場二十三日野仙遣使來索大
 臣迎駕約以後月初三日至其營不然又入寇
 書辭甚慢不答二十九日冬至免朝賀每年是
 日遣官祭長陵景陵至是以胡寇近在陵旁
 宮宇祭器皆被焚掠陵上官軍死亡逃竄暫輟
 祭禮十二月初二日贈太師英國公張輔為定
 興王學士曹鼎為少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
 士皆死於土木者也初肆日尊皇太后為上

聖皇太后初七日尊母吳氏為皇太后初八
 日立妃汪氏為皇后冊太上宮嬪周氏
 為貴妃即皇太子所生母也初十日詔告天
 下赦在京流以下罪囚景泰元年正月初七日
 受朝免賀初七日太上書至索大臣來迎命
 公卿集議推舉舊任老成當行者初十日大祀
 天地于南郊慶成賀宴如常年十八日遣都督
 范廣率兵巡居庸等關以虜入遼東寧夏皆有
 報至也二十九日遣都督等官石彪等率兵巡
 懷來宣府二十六日大同奏虜至城下總兵官

郭登敗之陞登定襄伯二月初一日大同奏敗虜于黃土嶺獲首級十三馬馱一百二十三匹奪還男婦二百二十五口器服稱是指揮使許貴之功也宣府叅將楊俊執喜寧喜內侍從太上在虜中也數導虜入寇太上亦以虜入寇不可測和不可必還京未有期也惡寧又忌素斌嘗誘斌出營將殺之太上覺其詐急召斌回乃得免及是斌言于太上遣寧傳命于俊索春不遣軍士高磐與俱斌刻木藏書繫磐髀間以示俊俾因其來執之後與寧領書城下磐抱寧大呼俊從兵遊縛寧至京師處以極刑於是虜失其向導亦厭兵矣十六日以石亨為征西大將軍率步騎三萬五千人出紫荆關以巡北邊其後虜涉春及夏不復大入六月二十六日野仙以屢使議和不成俾其知樞密院阿剌為書遣其叅政完脫歡等來上疑其詐召文武群臣議以為虜交兵積久士馬疲憊又失常年和好之利度其情出於誠且太上在虜理宜迎復虜縱以詐我當推誠上允遣禮部侍郎李實大理寺少卿羅綺指揮馬顯與完

歡等七月初一日行十一日至野仙所營失八
兒充之地野仙曰兵端皆因通事陳友等小人
締構以致小事成大及我送 太上還京還遣
大臣來議及殺所遣使臣張關保等我回北後
遣使者盈不花等亦不生還 故何也實荅曰
太師雖名送 駕兵行不敢攻關掠野 朝廷
豈信張關保等死于陳者盈不花未至京皆因
將士不以為來和而以為戰故也野仙曰喜寧
是 朝廷內臣我所遣來何為亦見殺實等荅
曰喜寧蒙 太上厚恩却乃導引太師兵馬殺
之宜矣野仙曰 太上在我合伯顏帖木兒早
晚恭敬未嘗失禮因以酪酒飲食實等十三日
遣人引實等至伯顏帖木兒營見 太上實等
拜泣間起居 太上曰朕非以畋遊而出實為
生靈除害然陷于此皆王振所致也及野仙實
意送朕回又被喜寧屢次阻住但唆令進兵今
王振喜寧皆死矣因問 上聖太后與 上安
好又問舊臣數人又曰在此踰年始見卿等曾
將衣服靴帽等來否實等曰虜中屢有人回皆
不知車駕何在 朝廷遣使亦無回報以此臣

等行時諸物未帶時御用物惟金龍綉枕在寶
等因自出所有金噐燒酒焙肉等為獻欲盡取
所齋米來獻 太上曰小事勿勞卿也為朕通
和乃大事爾實等因極言王振曩昔擅國之罪
太上曰振未敗時無人肯言然朕亦不能燭奸
悔復何及語將畢伯顏帖木兒至 太上賜酒
共飲伯顏帖木兒復邀實等至其帳與飲實等
回至 太上帳求留宿館伴者不肯實等乃至
野仙營宿十三日野仙置酒以飲實等野仙曰
爾等念 太上否實等曰君父蒙塵臣子豈不
念乎野仙曰爾等即念何不迎回實等道未迎
之意野仙將從之伯顏帖木兒言礼物未備不
可容易野仙乃止 兀實等所與野仙及伯顏帖
木兒語者其妻皆並坐聞其議傳酒相酌野仙
伯顏帖木兒貂裘帽其妻珠璣覆面垂肩盜酪
孟肉粗塊長啜亦更互吹彈歌舞以為樂十四
日野仙遣其右丞地禿同實進貂鼠皮馬匹遣
其尚書土兒罕同羅綺往大同調回虜兵不復
擾邊實辭 太上袖出書三通以受實其一奉
上聖皇后其一達于 上其一以諭群臣伯顏

帖木兒約實等速來成和好且指野仙幼子曰
此與朝廷議媾者實不敢對十九日實至懷
來遇右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同可汗普化所
遣使皮兒馬黑麻北去蓋瓦剌國政皆野仙專
之其兵最多普化雖為可汗兵稍少知院阿剌
兵又少君臣鼎建而立外親內忌其合兵南侵
利多歸野仙而弊則均受及欲和野仙恥屈意
而陰使普化阿剌來言實等即至京緣邊虜兵
皆退二十九日善等至野仙方出獵八月初二
日回營與善等相見 太上遣袁斌來會起常

不離 御帳甚寒則以身為 太上溫斌嘗病
太上坐歷斌肩背取粥啖以出汗至是野仙許
送 太上還京平章昂克曰既是送還有何礼
物善等曰太師敬我君父故送還豈先輸財乎
朝廷臣子蒙太師盛德豈有不報野仙曰昂克
說不合理我圖垂名後世爾衆酋聞善語皆以
齒咬其指曰好漢初三日善等見 太上于伯
顏帖木兒營初四日野仙請 太上至其營戲
行野仙彈琵琶其妻奉酒善等待飲執臣禮甚
恭野仙歡曰中國好礼宴畢野仙送出帳十數

步 太上登馬乃退盖 太上在虜踰年未嘗
屈尊野仙間見必致敬曰我人臣也可與天子
抗礼哉欲以其妹侍 太上不從乃止而服
聖德虜人往來窺覘 天容穆然殊無慘沮惟
聞賞等言 聖母安好乃泣然出淚飲食所餘
多以賜中國被虜者及其將歸莫不悲戀虜人
亦不忍別連日各設筵餞初八日 太上駕行
伯顏帖木兒護送十一日駐蹕野狐嶺伯顏帖
木兒等數百騎皆慟哭良久既別去克昂於中
路射鷹獲之馳追十數里來獻十三日駐宣府

十四日駐懷來十五日駐唐家嶺 上遣內閣
學士許斌商輅至 太上命書誥諭避位免群
臣迎十六日自東安門入 上迎拜 太上答
拜 畢相抱特而哭各述授受之意推遜良久
乃至南宮群臣就見而退 大赦天下有生咸
忻 烏臣竊惟 聖朝承平既久釁孽潛滋內
而奸臣播弄外而驕虜憑陵故己巳中秋之
變亘古所無然尚賴 天心默佑 皇圖鞏固
振威以遏其侮厚德以化其順故庚午中秋之
變亦亘古所無斡旋乾坤並明日月用夏變夷

撥亂反正何其神速也哉臣因所目擊耳聞參以楊善李實所述奉使錄錢溥所述袁斌傳約其繁蕪共為此錄蓋出征之月否卦用事之月也迴駕之年景泰紀元之年也先否繼之以泰雖則世運關天數矣名之曰否泰錄目以身備史臣于 國家大務不敢不具載以備遺忘故也雖然 聖神相繼于億萬年撫念前事豈不留心制治保邦之良圖也哉

英宗北狩景帝以皇太后之命即 天子位名義甚正但不當易儲耳當易儲時有大理寺丞

鍾同者江西永豐人也上疏諫之言甚剴切皇帝怒下同錦衣衛獄

上皇在庸地回居南城時有給事中徐正一日請景廟屏去左右上疏言今臣民有望 上皇復位有望廢 太子沂王嗣位者 陛下不可不慮宜增高南城數尺伐去城邊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鐵 景廟聽之而不行正尋獲罪謫遼東後 上皇復位見正疏大怒命縛以來以其離間骨肉劓之初正引見時驚出糞溺皆青說者謂其驚破膽云

景帝未崩嘗有駕帖取楚世子入繼世子欲行
有長史王姓者止之曰事雖如此宜待金牌勅
書來然後行未晚也不宜即陞後 英宗復位
召世子問其不來之故世子具言之 英宗悅
召長史賜以襲衣金帶今長史金帶自此始王
蓋蘇州人也忘其名矣

郭固嬪諱愛字善理鳳陽人也穎吾警敏尤極
工慧 宣宗皇帝聞其賢命迎至京既至病遂
不起先數日自識死期復書楚聲以自哀其辭
曰修短有數兮不足較也生如夢兮死則覺也

先吾親而歸兮獨慙乎予之孝也心悽而
能已兮是則可悼也夫以婦人女子而能為此
辭亦賢矣哉

天順某年曹欽謀反伏誅時有一詩傳誦于京
師不知誰所作也曰曹奴此日發顛狂寇遠諸

公死亦當 謂寇深遠 學士叩門如吠犬 謂李賢 尚書

鎖項以牽羊 謂王朝 萬安叩首稱三叔恭順 吳瑾為恭

順當亮戰一場寄語滿朝當道者將何面目見

吾皇

我朝高廟文廟仁廟宣廟皆用人殉葬至 英

宗臨崩時召 憲廟謂之曰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後世子孫勿復為至今遂為定制嗚呼 英廟好生之德其至矣哉

正德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該司禮監太監蕭敬傳奉 聖旨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前往南北直隸太安神州尊奉聖像供獻寶書祈福安民等項公幹該衙門知道二十一日又傳旨云朕今欲南幸巡狩合用黃船馬快船隻即便上緊修理油艖蓬索槁檣俱要壯麗鮮明毋得遲悞該衙門知道云云聞此

旨既出三閣下亦嘗一諫但不知終能聽從否南方江山之秀麗人物之繁華市井之喧闐飲膳之盛羨榆林宣府恐八駿一至 聖情怡悅而回闕之日遲矣
巡撫兩廣都御史自昔稱為總督府自正德十二三年間 天子巡行天下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於是遂改巡撫都御史為提督而不敢復稱總督矣

古今圖書集成

卷之四

